

编者按

高尔基曾说：“每一本书都在我面前打开了一扇窗户，让我看到一个不可思议的新世界。”在繁忙的工作生活之外，阅读既是沉淀自身的方法，也可以成为以书会友的渠道，而与书籍共度的珍贵时光，也将成为不可磨灭的美好回忆。在第28个“世界读书日”即将来临之际，《新女学》周刊特推出专题，关注女性阅读群体和个人阅读体验，与读者一同分享阅读的乐趣和益处。

越来越多的女性，因为阅读而快乐

阅读提示

女性何以乐于将时间花在阅读上？本文作者认为：“向往从文字里找到自己期待的东西，这就是喜欢参加读书活动的女性的初心。”随着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读书活动在线上线下举行，而这其中，从来不乏女性的身影。

■ 吴玫

哪里有阅读，哪里就有女性的身影

苏州吴中澹台湖旁的吴文化博物馆，当然比不过上海博物馆。当上海博物馆以“从波提切利到梵高——英国国家美术馆珍藏展”引发博物馆热时，吴文化博物馆依然是一朵静悄悄开放的百合。但这并不代表在那里举办的特展就不好看。

于去年8月开幕的“伊特鲁利亚人——古代意大利的贵族”特展，就深深赢得了博物馆迷们的青睐。不间断的好评促使吴文化博物馆决定将此特展延期，得知这一好消息后，我立刻决定再度前往，观赏今天已不知踪影的特鲁利亚人留在世上的文明痕迹。然而，在观展之余，我猛然发现，参观者中女性占了绝大多数。

但我并没有为这一发现感到惊讶。事实上，基本每一次光顾博物馆，我都会遇见女性观展者远远超过男性的场景，她们或者安静地细究一件展品，或者举着价格不菲的照相机拍摄展品的细节，也有的干脆请了一位讲解员为自己娓娓道来每一件展品的今生前世……这样的遇见发生过多次以后，给我一种感觉：喜欢博物馆的女性越来越多。

假如把参观博物馆也看作是一种阅读活动——阅读的是文物，而非书籍。那么，喜欢博物馆的女性越来越多这一结论，应该有更大的外延：喜欢阅读的女性越来越多。

每个周末上海都会有内容各异的线下读书活动，仅我到过的举办读书活动场所，就有位于复兴中路的思南公馆、位于北外滩的建投书局、位于福州路的上海古籍书店……我喜欢参加的每一次读书活动拍照留念，此刻打开相册回顾往日情景，竟然发现，哪里有读书活动，哪里就有女性的身影，且现场留影明白无误地告诉我，几乎每一次读书活动现场的女性人数，都超过了男性。

照片上的发现勾起了我强烈的好奇心，便打开微信统计起我所在的读书群，是否还是女性读者占了大多数。

“草婴读书会书友群”是目前我参加的读书群中规模最大的一个，总共有近400位书友。这群特别喜欢俄罗斯文学的书友们，是我参加的读书群中最活跃的，稍一怠慢就会有百余条未读新消息在提醒我，该与“草婴读书会书友群”的群友们互动了。说是因为喜欢俄罗斯文学而走到了一起，但大家的



书友们在扫码进书友群。



近日，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东林镇妇联、镇总工会举办“倡导全民读书 享受阅读快乐”读书活动。新华社记者 徐昱/摄

话题绝不止于俄罗斯文学。仅文学层面，我们时常离开俄罗斯讨论欧美文学、拉丁美洲文学和日本文学。有时我们也会索性放下文学谈论绘画艺术、古典音乐、文明古国的辉煌过往等。总之，无论何时在群里谈论起诗和远方，彼此总能得到群友们的呼应。

除“草婴读书会书友群”外，“上海译文新文本读书群”“思南书局·诗歌读者群”等，也都是女性群友居多的阅读群。

女性，何以乐于将时间花在阅读上

我认为有必要在“女性何以乐于将时间花在阅读上”这一表述前，加一个限定词，即，非专业人士中的女性，何以乐于将时间花在阅读上？这样一来，我几乎听到了一阵聒噪：线下读书活动参与者总是女性居多的现象，只是女性相较男性更热爱阅读的表象。她们蜂拥而至读书活动的现场，只是将那里当成了网红打卡地。此说是否成立？我特意选择了三位经常在微信读书群里分享读书心得的活跃分子克勤、小飞和岑玥，问了她们同一个问题：何以乐于将时间花在阅读上。

克勤女士是一位与科技工作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某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原以为离开工作岗位后会百无聊赖，偶尔遇见的一次线下读书活动让她发现，原来要求她逻辑缜密、条理清晰的本职工作，只是这个万花筒一般的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仅一次读书活动就让克勤深切地感受到，文学艺术能让自己的退休生活不寂寞。然而，长长的职业生涯给了克勤女士一个非常单纯的朋友圈，圈里鲜有文学艺术爱好者，为了保证自己从今以后与文学艺术不失联，她替自己找了个

“组织”，即草婴读书会书友群。

“草婴读书会书友群”是我参加的数个微信读书群中活动最多的一个群，疫情期间，群友在网上申请了会议室，读书会的活动因此从未间断过。所以，一旦线下活动开放了，群里的读书爱好者再度相聚时，彼此间也丝毫没有生疏感。克勤说她就是喜欢这种以书为媒的交友方式，因为除了能填补自己的知识空白点外，还能感染到年轻人的朝气和活力。

那么，小飞一定是克勤喜欢的女友吧？小飞虽然年轻，但参加线下读书活动已经有好几年。

2014年，思南读书会第一期线下活动在思南公馆举办，主讲嘉宾为著名作家王安忆。王安忆是小飞特别喜欢的作家，她便放下其他闲事去了读书会。不想，从那以后小飞参加读书会上瘾了，先是凡思南读书会的读书活动她都会去参加，渐渐的，她把周末几乎都交给了读书活动。何以乐于将时间花在阅读活动上呢？小飞这样回答：“读书和参加读书会让我收获了很多。首先是收获了知识，看世界的方式得到了更新；其次，热爱阅读的书友容易走到一起，我遇到了朋友；最后，这也让我与世界相处的方式更加松弛，或者说，给了我一种快乐、平静、治愈的力量。这些收获又会激发我继续阅读，越读越让我体会到，书是人类的好朋友，书给我独处的空间，让我可以做自己，探索自己；书又给我提供养分，让我得到成长。根据里尔克对爱的定义，我爱书，书也爱我。参加读书会，又让我爱上同道书友，又被他们所爱，这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啊！”多么情真意切的领悟！有了这番领悟的小飞，还乐意把阅读的愉悦传递出去。疫情期间，她

和朋友一起办了个线上读书会，“放学读书”，到目前为止已举办了50多期，主要参与者也是女性，她们来自不同的城市、不同的行业，年龄也颇有些差距。可一说起读书这件事，“放学读书”的参与者总能在共鸣中获得读书的快乐。

人到中年的岑玥，也是因为喜欢王安忆开始参加读书活动的，“大概是八年前，因为喜欢读书，又因为那一场是我喜欢的王安忆老师作为主讲嘉宾，所以虽然到了现场发现已没了座位，我也没有退场，而是站着听了两个小时。听完以后我兴奋了很长时间，从此只要有自己喜欢的作家担任主讲嘉宾，只要读书会的主题是自己喜欢的，我都会积极去参加。”

恐怕连岑玥自己都没有想到，八年读书活动带给她如此大的变化。

不知道从哪一期读书活动开始，岑玥开始记录、整理嘉宾的发言，且非常快速地反馈到“草婴读书会书友群”里。这份记录，除了弥补无法去现场书友们的遗憾，也让我体会到了岑玥的辛苦。明知道两三天以后主办方就会在自己的公众号发布现场实录，岑玥为什么要做这份分外事呢？“这让我在听讲过程中格外专注。日积月累，我学会了思考、比较，继而也学会了有选择地阅读。”现在，被岑玥命名为“读书日记”的随手记经常会被她的好友分享到微信朋友圈，那些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的读书心得，读来令人感觉春风拂来。

向往从文字里找到自己期待的东西，这就是喜欢参加读书活动女性的初心。当我们感慨女性已成为时髦街拍和广场舞的主角时，别忘了许许多多愿意从阅读中获取快乐的女性们。

纸质书或电子书，开卷皆有益

■ 胡诗杨

一页一页翻书的触感，是纸质书无可取代之处

在技术日新月异的当下，电子书逐渐取代了纸质书，成了新的阅读时尚。人们习惯在微信读书上阅读电子书，在豆瓣上打卡、写书评，或是在小红书上推荐新书、好书。但在电子屏幕上享受顺滑阅读体验的同时，我也会想到，屏幕既可以提供一个庞大的虚拟世界，也可以屏蔽掉我们原本的部分视野。我想起在尚未拥有自己智能手机的时候，我常常能一个人专注地阅读纸质书籍或杂志，那段时光被我戏谑地命名为“我的古典时代”。阅读纸质书与阅读电子书的体验差别是大的，但我认为，无论用何种载体阅读，凡是开卷，皆有益。

上海的东方书报亭如今大多已被拆除，但我每次回上海时还能想起红色伞状亭子的样子。读大学以前我一直生活在上海，那时我会在每周五放学后，手攥几枚硬币，在书报亭门口贪婪地踱步许久，盯着杂志封面。《读者》《意林》或是《萌芽》。零花钱只够买一本文学杂志，我只能用手指反复摩擦着杂志的封面，纠结片刻后买下其中一本。我母亲也是书报亭的常客，家中书房存放了许多她当年订阅的《收获》和《小说月报》。家里卧室床头与卫生间窗台总会呈放一期文学杂志，我便随手拿起某一期《收获》，开始读上面的中篇小说。杂志上每一页纸张都留下了我手指翻阅的痕迹，那种一页一页翻书的触感是阅读电子书不曾有的体验。

周末的午后，新华书店、西西弗书店或者言几又书店里常常会有许多人，在书店里点一杯咖啡或饮料，坐一下午，然后在咖啡浓郁的香味之中读完一本纸质书。新型概念书店在近几年涌现，一半咖啡店一半书店的设计让实体书店

在互联网时代有了生存的空间。有一回我在书店里站着翻书，正好拿起了外国文学架上杜拉斯的一部代表作。原本只是想随手翻一翻，没想到竟一口气读了下来，碎片化的诗意文字如海水般翻涌，脑中挥之不去的是开头那句“我已经老了”，而眼前浮现的画面却始终还是主人公少女时期的模样。读后那种眩晕的感觉持续了一阵，而后我才意识到，方才出神了太久，双腿一直站着，有些酸胀，竟忘记了找个座位坐下慢慢读。

我想，从前阅读纸质书的时光之所以会在人脑中念念不忘，大抵是因为有些东西是电子书取代不了的，比如一页一页翻书的触感，手指与粗糙纸面摩擦的“实物感”令人感到无比踏实，这比电子书右上角显示的阅读进度百分比更加真实、可感。

在电子书上“以书会友”，享有信息时代的便利

微信读书的统计数据告诉我过去一年读了两百余小时的电子书，做了五百余条读书笔记，看到这些数据统计，我想这大概是信息时代独有的便利。在一定程度上，以微信读书为代表的电子书阅读软件也解放了读书的场所，让人们可以在床上、在地铁上、在排队等候时，掏出手机随时开始阅读。

福楼拜的小说《包法利夫人》是我在微信读书上留下最多笔记的一本书，也是我和陌生网友交流最多的书之一。我在微信读书上写道，包法利夫人这一人物本质上是一个女性版本的堂·吉珂德，并加上如下一条批注，“叙事者早就暗示了，鲁道尔夫根本不是艾玛的理想型，轻浮的他不可能给她带来真正的幸福。艾玛需要的只是一个情人，一个逃离庸俗日常的契机，和一种怕被拆穿却还没被拆穿的刺激，而不是特定的鲁道尔夫这个人。”

如今距离我写下这条笔记已经过去了两年多，在这两年时间里，我每次打开微信读书，都会发现这条笔记之下有新的点赞与留言不断出现。其中有一位给我留言，她认为艾玛的性格注定了她只能遇到鲁道尔夫这样的人，这似乎是一种必然的悲剧。我虽然至今不知道那位女读者的姓名和现实中的身份，但是在同一个网络平台上交流同一本书的读后感，让我觉得我们的灵魂正在同一个频道上共振，时间和空间的阻隔也仿佛不存在了。这样的交流大抵是只有阅读电子书才有的体验。我和书友甚至不必在现实中见面讨论，就可以和遥远的她们共享读书的快乐，想必这就是信息时代的“以书会友”。

在微信读书上阅读电子书时，也能同步看到其他读者做的下划线和标注的笔记。有时我会点开读其他读者写的评论，常常能发现不少共鸣，或拍案击节之处。或者也会和三五好友一起组成“读书小队”，相约每日打卡签到，争取每周读够八小时电子书，以免换积分，解锁更多免费的电子书。阅读原本是一件私人化的事务，但笔记的公开、评论的共享以及好友的共读使之变得公共化、集体化，这也是电子书的独特魅力。

不管是在实体书店里亲手翻阅一本纸质书，还是近几年开始流行的用微信读书阅读电子书，于我们自身而言，都是开卷有益的。读书让我们在外部世界的风云变幻之中找到了一个内心深处锚定的点。在这样的阅读环境之下，人既可以享受独处的时刻，进行一个人孤独的修行，亦可以书会友，结交志同道合的伙伴。阅读在这个时代成了一件既个人又公共的事务。世界读书日将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拿起一本纸质书，或者打开手机上的读书软件，开始阅读。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访书记》是一部关于书与国际写作者的访谈录，将散居在世界各处的作者，以书之名，通过访谈串联起来。穿梭于问答之间，读者可以倾听异域的汉学家如何理解中国，历史学家怎样梳理历史背后的脉络，文学作家如何构思出一部小说，社会学家如何阐释现代性，童书作者怎样看待这个世界……本书作者崔莹畅谈创作体验，与读者倾情分享《访书记》的诞生历程。



■ 崔莹

我的“访书”之旅

2014年秋天，我刚好从爱丁堡大学博士毕业，那时候开始纠结是走学术之路，还是继续像以往那样自由撰稿、写作。我并不排斥做学术，但似乎是一个突然而至的机会，引导我继续采访、写作。当时，朋友转发给我腾讯文化邀约海外撰稿人的信息。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便投了简历，没有想到的是，当时腾讯文化的负责人张英几乎是“秒”联系我，于是，我成为“腾讯文化新闻全球采访团队”的一员，这个团队包括16人，除了来自英国，还有来自法国、日本、德国、美国、阿根廷等国家的自由撰稿人。

我记得在腾讯文化发表的较早的一篇文章是关于英国的图书王国“海伊镇”的那篇文章名为《二手书小镇古董书卖四千英镑》。那年冬天，我去海伊镇淘书，并对“国王”理查德·布斯、格林威斯特街书店老板安东尼·理查德·布斯书店的女主人伊丽莎白和阿迪曼书店的老板阿迪曼进行了专访。理查德·布斯在写给我的邮件中写道：“诗人吉卜林曾经说过：‘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故而两者永远不会相遇’，他的观点是错的。书籍是国家文化的标识和符号。”冥冥之中，我的“访书”之旅就此开始。

最初，我的访谈对象主要是来爱丁堡大学举办讲座的教授，他们同时也是书作者。比如，2015年初，牛津大学当代中国研究学者沈艾娣教授在爱丁堡举办讲座，解读1793年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时，乾隆皇帝给英王乔治三世写的那封“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的信件。沈艾娣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大众看法。听完她的讲座，围绕她的观点和相关研究，我对她进行了采访。2015年2月，苏格兰孔子学院邀请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在爱丁堡大学人文学院举办讲座，结合讲座的内容和最近的中国文学热点，我对他进行了约3个小时的采访。当时，王德威教授正在编著《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他在采访中谈到他对这本书的设想：“作者有作家，有学者，有外国人，有中国人。这150篇风格非常不一样。比如，我邀请美国著名的华裔作家哈金写鲁迅，哈金说鲁迅是作家，不能用文学评论的方式写，所以就揣测鲁迅当时的心情，用创作的方式写了一篇像是小说的文章……”

和汉学家、历史学家等作家对话，通过腾讯文化这个平台，把他们的作品、灵感和智慧传递给更多人，我觉得我在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而我自己也有很多收获。并且，我觉得我很幸运，能够在和大家分享学者们的博学和智慧之前，先“独享”。

《访书记》的诞生历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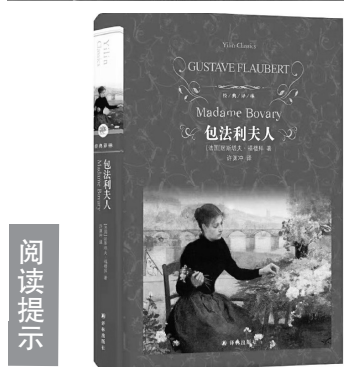
对我而言，做这些访谈最大的挑战依然是：很多时候——我要自己找到采访对象，这需要很多毅力。我曾经发微博感慨：“我认为采访最难的节点是联系到采访对象，若对方不回邮件，那就打电话……但很有意义的采访对象，值得千辛万苦。”再有一次，我写道：“编辑大人说：我想到一个好选题，采访某某，但他是大牛，可能很难采访到他。我查了一下，果然很难采访，因为他已经去世了。”

除此之外，我要特别感谢腾讯文化的编辑陈军吉女士。她从始至终都很支持我的采访和写作。她博览群书，关注文化动态，向我提议了大量和书有关的采访选题：《狼厅》和《提堂》的作者希拉里·曼特尔、《殡葬人手记》的作者托马斯·林奇、《证之于爱》的作者大卫·格罗斯曼和《漫长的诉讼》的作者乔纳森·哈尔等人，都是她建议我采访的。这些访谈都被收入《访书记》。并且，她还在我采访前帮我补充采访问题，完稿后悉心编辑，确保访谈问题的准确性和严谨。书名的鼓励和鞭策，我不可能完成这么多的访谈稿。如书中所言，“大多数时候，这些对话与访谈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而是整个团队的努力和付出”。

2019年秋天，四川人民出版社·壹卷工作室的策划编辑封龙先生偶然看到我的访谈文章，认为它们很有出版价值，便建议我选择部分进行结集出版。我在咨询著作权老师的建议后，欣然答应。我希望这些精彩的访谈内容能够让更多人看到，希望我的文字能够以书的形式，留在历史的长河里。因为，“无论世界多么纷繁，人生如何变幻，读一本好书，认识一位优秀的作者，总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感谢所有人的坚持，《访书记》经过8年的历程，终于在2022年11月诞生。我知道，这本书肯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点，比如我的采访问题可能不够全面，书名起得不够吸引人……但这不能磨灭整本书的价值。“如果你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如果你想了解那些人与书背后细腻而磅礴的天地，又或者你仅仅是想看看可以读什么样的书籍。那么，这本访谈集，都值得你翻开。”

《访书记》诞生记



阅读提示

阅读不仅能开阔视野，也能承载记忆。在阅读时，人们既可以享受独处的时刻，进行一个人孤独的修行，亦可以书会友，结交志同道合的伙伴。本文作者分别讲述阅读纸质书和电子书的珍贵时光，与读者畅谈阅读体验。